

维特根斯坦年表

- 1889/04/26**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 W.）坦出生于维也纳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排行第八，也是最小的孩子。
- 1903** 排行第二的哥哥汉斯自杀。
- 1903/10/04** 魏宁格自杀，他的《性与性格》对 W.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 1904** 排行第四的鲁道尔夫自杀。
- 1903-1906** 维特根斯坦在林茨的一所实科中学，成绩相当糟糕。另外 1904-1905 希特勒也在这所中学读书，后因成绩糟糕被迫离校。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任何交涉。
- 1906/10/23** W.柏林夏洛腾堡的工业高等学校注册学习机械工程。这期间，他寄宿在教授约勒斯博士家里。这家人给予了 W.长期而热切的关怀。
- 1908/春** W.来到曼彻斯特从事航空学研究，并在一个风筝飞行高空站工作。
- 1908/秋** W.注册为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的研究生。期间 W.对纯数学产生兴趣，并努力研读罗素的《数学原则》和弗雷格的《算术基本法则》，并曾尝试给出数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
- 1910-1911** W.为自己的螺旋桨设计申请了专利。
- 1911/暑假** W.到耶拿找弗雷格谈论自己的哲学设想。弗雷格鼓励 W.到剑桥跟随罗素学习。
- 1911/10/18** W.突然出现在罗素的屋子里，并介绍自己。
- 1912/01** W.给罗素看了自己假期写的手稿，罗素肯定了 W.的哲学才能，也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与痛苦。
- 1912/02/01** W.正式被接纳为三一学院成员，罗素当他的导师。
- 1912-1913** W.开始显露自己无与伦比的哲学天赋，成为公认的罗素的接班人。他去听摩尔的课，并与摩尔结下了友谊。摩尔直接将自己在剑桥的屋子让给了 W.。后来 W.在剑桥的时光一直住在这间屋子里。W.也是在此期间结识了大卫·品生特，他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冰岛之行和一次挪威之行。
- 1913/10-1914/06** 除了假期，W.呆在挪威卑尔根北边，松恩峡湾旁一个叫舒登的村子里。这段时间他的智性创造活动进入了巅峰状态。但他跟罗素和摩尔的关系都出现了裂痕。摩尔曾来到挪威听 W.口述他的这段时间的成果，即后来的《向摩尔口述的笔记》。摩尔离开后，W.思想枯竭，开始专心建造一所小房子，房子在他离开挪威后才建成。
- 1914/06-1914/08** W.回到维也纳，通过《火炉》（也译作《燃烧者》）杂志的费克尔捐出 10 万克朗。其中的受益人包括大名鼎鼎的里尔克和特拉克尔。
- 1914/08/06** 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第二天维特根斯坦入伍，被编入奥地利第一军。参加了荒谬低能的加利西亚战役。在战役的大部分时间，W.呆在维斯瓦河上的一艘名为哥普拉纳的船上，他的工作是晚上打探照灯。W.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并进一步做他的哲学工作，著名的“语言图像论”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 1914/11** W.随军队撤退到克拉科夫过冬。此前，他收到费克尔的来信，让他去探望特拉克尔。特拉克尔担任了随军药剂师，亲身经历了血肉横飞的格罗德克战役。在 10 多天里，他必须一个人照料 80 多个残肢断臂，狂呼嚎叫的伤员。残酷的战争使他几乎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后被送往特拉克尔战地医院的精神病科，在医院里特拉克尔陷入了更深的抑郁症中。11/06W.赶到医院的时候，特拉克尔已经于三天前服食可卡因自杀。
- 1914/12** W.到炮兵工厂担任文书工作。1915 年 2 月初开始主管工厂锻造间。4/22 进一步受命主管整个工厂。这段时期 W.通过书信维持着跟大卫·品生特、罗素、弗雷格等人

的联系。并在战场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哲学工作，写出了《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版本，但不幸没有保存下来。

1916/03 W.到前线当普通士兵的愿望终于获得满足。他被编入奥地利第七军一个炮兵团，带着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来到了罗马尼亚边境东线最南端。一到前线，W.就要求到最危险的观察哨所，并于5月4日开始值夜班，因为晚上的炮击更猛烈。这段时期他的笔记里经常出现“有人向我射击”“上帝照亮我”、“上帝与我同在”这样的句子。他还写道：“只有死亡给予生活意义”，“我是虫豸，但经由上帝，我成为人。”

1916/06-1916/08 俄国发动了准备已久的“布鲁西洛夫之击”。W.由于在这场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获得晋升。俄国进攻消退时，他回维也纳休假。

1916/10 W.到奥洛莫乌茨(胡塞尔的故乡)接受军官训练。在这里他认识了保尔·伊格尔曼等人，并与伊格尔曼成了极好的朋友。

1917/01 W.以炮兵军官身份回到对俄前线，7月份因在对抗俄国克伦斯基政权发动的战役中的表现获得银质勇士勋章。

1917/08-1918/03 W.随反攻军队占领了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并一直呆在乌克兰，着手整理自己的哲学论述。

1918/02/01 W.晋升为少尉。3月10日被调往意大利前线。他的书也差不多写完了。

1918/06/15 W.参加了奥地利的最后一次进攻。以为他的英勇表现，他们建议授予W.奥地利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实际获得的是剑条军事勋章。军方裁定他的作为虽然勇敢，但配不上最高荣誉。

1918/夏 W.获知了大卫·品生特的死讯。极度抑郁，想自杀。但在叔叔保尔的劝说下，W.来到保尔位于哈莱恩的房子，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最终定型。

1918/09 W.寻求出版《逻辑哲学论》，9月末回到意大利前线。10月末得到出版商拒绝出版的消息。

1918/10 或 11 月 W.的哥哥库尔特开枪自杀，原因是在军队中他的手下拒绝服从命令。

1918/10 末 W.作为50万战俘中的一员被关进科摩战俘营，第二年一月被转到卡西诺的另一座战俘营。W.认识了教师亨泽尔，同罗素、伊格尔曼、弗雷格通信，希望他们能理解自己的著作。

1919/08/21 W.被释放。

1919/09-1920 W.回到维也纳，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捐赠给了几个姐姐和哥哥。注册库尔曼街的师范学校，准备当小学老师。同时，几次寻找出版商，想要出版《逻辑哲学论》，出版遇到的各种琐碎的困难让W.痛苦不堪。他先是找到了费克尔，后来是弗雷格的杂志，再后来是雷克拉姆。雷克拉姆同意出版，但是需要罗素的导言。W.对罗素的导言感到失望，翻译成德文的导言更让他无法忍受，于是拒绝出版这份导言。出版商则拒绝出版没有导言的《逻辑哲学论》。

1920 夏 完成教师培训，并把出书的任务丢给罗素之后，W.来到毗邻维也纳的科洛斯特新堡当园艺工。

1920/08-1922/09 W.来到一个叫特拉腾巴赫的贫困小山村当小学教师。起初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沉醉和满意，但他的情绪渐渐被对当地居民的厌恶代替。虽然有少数孩子适应了W.的教学方式，并且在学习上达到了超高的水平。但大多数家长和学生无法理解W.在教学上的过分要求。另外W.对学生的体罚也助长了村民对他的反对情绪。经常有学生在W.那里吃到“耳光”或者“拽头发”。当时村民对他记忆最牢固是事情是：当地工厂的蒸汽引擎坏了，许多工程师都搞不定。W.看后找来4个人依次用锤子按他分配的次序和位置在机器上敲打，结果机器就修好了。当然这件事并不能阻止村民对W.的反对和厌恶。另外，在此期间，在罗素的帮助下，《逻辑哲学论》得以出版，拉姆塞和奥格登将其译成英文。但在1921夏，罗

素和 W.在一次见面后，双方关系发生了破裂。

1922/11 W.到普希贝格的一所小学教书，在这里他收获了新印好的《逻辑哲学论》和几个当地朋友。同年，这本书引起了维也纳大学的汉斯·哈恩和石里克等人的注意。这群人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

1923/夏 拉姆塞来到普希贝格山区，和 W.一起细读《逻辑哲学论》。W.和拉姆塞都对这种方式感到非常满意。此后拉姆塞和凯恩斯等人一直在游说 W.，希望他能回到英格兰。

1924/09 W.又去了一个特拉腾巴赫旁边叫奥特塔尔的村子的小学。他在教学期间编纂的《民校学生词典》得以出版

1925/08 W.回到曼彻斯特和剑桥。见到了凯恩斯等人，但跟拉姆塞发生了争吵。

1926/04 “海德鲍尔事件”发生，W.迅速离开了奥特塔尔，彻底放弃教书。所谓“海德鲍尔事件”是：可能由于在课堂上的迟钝反应，W.有一次不耐烦的在一个叫海德鲍尔的学生头上猛揍了两下，结果海德鲍尔晕倒了，W.大为恐慌，把男孩送到校长室等医生，然后匆忙离开了学校。4月28日，W.把辞职信交给了地区学校检察官，检察官保证此事不会有严重后果，但 W.不愿留下。

1926/04-1928/12 这期间 W.先是在当了3个月园艺工，然后回到了维也纳。开始帮姐姐设计房子，同时与维也纳小组保持密切联系（1927年2月，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见面，这是 W.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第一次接触），还认识了玛格丽特（这是我们知道的 W.爱过的唯一女性）。1928年3月，W.听了布劳威尔的讲座，这强烈的激起了他对哲学的新兴趣。同年秋天，房子完工，W.开始重新考虑做哲学。

1929/01 W.重回剑桥，身份是攻读博士学位的“高级学生”，导师是比他年轻17岁的拉姆塞。此时 W.已经成为剑桥精英中的传奇人物，《逻辑哲学论》也成为知识圈讨论的中心话题。他跟摩尔的关系得以恢复。斯拉法和拉姆塞成了他最亲密的哲学讨论伙伴。由年轻的哲学精英构成的道德科学俱乐部被 W.彻底主宰。剑桥的年轻一代深受 W.的影响，比如德鲁利，在 W.的影响下，他放弃当牧师的打算，转而从事失业救济项目，后来又接受医学训练，专攻精神病学。另外，W.的一个极紧密的本科生朋友是吉尔伯特·帕蒂森。帕蒂森对哲学毫无兴趣，他们之间的通信几乎全部是 W.所谓的无聊的“废话”。

1929/06/18 由于资金匮乏，W.无法继续哲学研究。他打算申请研究津贴。为了获得津贴，W.匆匆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论文是《逻辑哲学论》。考试在一种滑稽的气氛中结束。W.拍拍各主考官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1930/01/19 拉姆塞去世，26岁。

1931/夏 W.邀请玛格丽特去挪威。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玛格丽特住在当地人家里。这次旅行也许扑灭了两个人与对方结婚的念头。

1932/夏 W.卷入与卡尔纳普的争论之中。原因是他认为卡尔纳普未经同意使用了自己与维也纳小组谈话时使用的想法。这也终止了 W.与魏斯曼的谈话。1929年，W.曾同意跟魏斯曼合写一本名为《逻辑、语言、哲学》的书。为此，W.一直维持与魏斯曼的定期谈话，显然，卡尔纳普事件使得 W.丧失了对魏斯曼的信心。1936年6月，石里克被学生枪杀，W.放弃了继续这本书的想法。魏斯曼曾想自己写出这本书，但最终没有实现。

1932-1933 剑桥的年轻本科生弗朗西斯·斯金纳开始进入 W.的视野。斯金纳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术生活，疯狂的卷入 W.的漩涡中。此后他们开始形影不离。

1933-1935 1933-1934，W.开了一门名为《给数学家讲的哲学》的课。由于来的人数太多（30-40人），W.改为对一小组学生授课，再把授课内容复制传播给其他人。这门课的笔记后来被称为《蓝皮书》。1934-1935，W.向斯金纳和艾丽丝·安布罗斯口述《棕皮书》。

在此期间，W.曾考虑和斯金纳一起到俄国寻找一份体力劳动的工作。1935年9月12日，W.到达列宁格勒，帮自己和斯金纳寻找工作。他跟索非亚·亚诺夫斯卡娅建立了友谊，并通过她获得了两所大学的工作岗位。W.最终离开了苏联，没有接受这些工作。

1936 洛什·里斯成为 W.最亲密的朋友，一直延续到 W.去世。夏天的时候，W.在剑桥的生活结束了。他和斯金纳面临很多选择，比如接受医生训练，去俄国。最终，W.去了挪威。斯金纳一直渴望跟 W.呆在一起，但 W.认为跟自己在一起时，斯金纳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成了应声虫。斯金纳最后到工厂当技术工人。

1936/08 W.来到挪威。起初他的工作较为顺利，以《棕皮书》为蓝本写出了《哲学研究》1-188节的内容，这也是 W.后期工作里唯一让他完全满意的部分。这段时期也是他不断对自己过往行为进行忏悔的时期。圣诞节期间，W.来到维也纳向家人和几位朋友忏悔。新年时他又到剑桥，向摩尔、德鲁利、斯金纳等人忏悔。他甚至来到奥特塔尔，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孩子当面道歉。

1937 W.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陷入低谷。春天在维也纳他的工作不顺利。夏天在剑桥，他向斯金纳口述了之前在挪威写出的内容的打印稿。8月10日，W.又动身来到挪威，他甚至无法面对住进自己房子这一事实，结果住宿在当地人家里。后来斯金纳来到挪威，并跟 W.一起呆了10天。W.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亲密行为和羞愧。这是 W.加密札记里唯一一次关于这种行为的记录。尽管这一年的大多时间 W.处在低潮，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12月10日，W.迎来了自己在挪威的最后一夜，他预感到自己可能永远回不来。

1938-1941 1938年2月18日，W.来到都柏林，跟德鲁利住在一起。有两三周的时间，他每天到医院去看望精神病人。3月12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在斯拉法的建议下，W.打算申请英国国籍，为此，他申请并获得了剑桥的讲师职位。W.的几位亲人，在多番努力后，也得以平安度过战争。4月份，W.回到剑桥跟斯金纳住在一起。夏天，W.曾打算出版他在挪威工作的打字稿，后又放弃。1939年2月11日，W.获得摩尔辞职后留下的哲学教授职位。此后他开了一系列专题讲座讨论数学哲学。值得一提的是，阿兰·图灵曾听过这门课，结果是，这门课经常变成 W.和图灵的对话。1941年10月11日，斯金纳去世，W.为自己在斯金纳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之不忠而反复责难自己。原因是1939年 W.义务给斯金纳的工友基斯·柯克上课，显然 W.对他产生了单方面的异乎寻常的感情。

1941/09 二战爆发后，W.一直想找一份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最终通过约翰·赖尔（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兄弟，剑桥医学 regius professor）成为盖斯医院的药房勤务工，工作是把药品从药房分送到病房里。很快，又被调到实验室当制药技师，工作是制作拉萨尔软膏。

1943/04 W.到纽卡斯尔加入格兰特的研究部，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创伤性休克。早在盖斯医院时，W.就对格兰特的研究项目感兴趣，他还帮助格兰特研究奇脉（pulsus paradoxus），为此，W.专门发明了一种记录脉压的仪器。

1944 2月16日 W.回到剑桥，在3月份获准到斯旺西休假。在这里，他继续《哲学研究》的写作和完善。10月份，W.再次回到剑桥，尽管他对这里的生活厌倦不已。

1946 W.爱上了剑桥医学本科生本·理查兹。10/26，W.在道德科学俱乐部发生了与卡尔·波普尔的著名冲突。这一时期，W.的比较重要的学生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和格奥尔格·克莱塞尔。前者成了 W.的亲密朋友，并承担了 W.著作的翻译任务。后者被 W.视为自己遇到的最有能力的同时也是数学家的哲学家。克莱塞尔离开剑桥后跟随库尔特·哥德尔学习，他后来声称“W.对数理逻辑的看法没有多少价值”，“因为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知道的限于弗雷格-罗素那条线上的东西。”

1947 W.向剑桥递交了辞呈，动身前往爱尔兰。他最初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后来寄宿在维克洛郡的农舍里。

1948/04/28 W.搬到康尼马拉的罗斯洛农舍，这是德鲁利的兄弟迈尔斯的产业。只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托米”的德鲁利家的雇员照料他的生活。

1949/07/21 W.接受了《哲学研究》在自己生前不会出版的事实，乘“玛丽女皇号”前往美国。他暂住在自己的弟子马尔科姆家里，马尔科姆此时在康奈尔大学工作，他和 W.一起出席了数量惊人的研究版和讨论会。

1949/10 末 W.回到伦敦，11 月 25 日，在剑桥，W.被确诊的了前列腺癌。12 月 24 日，W.飞去维也纳，搬进了林荫街他的老房子里。1950/02/11，姐姐赫尔米勒去世。在这期间，安斯康姆在维也纳提高德语，准备翻译 W.的著作，在这里她遇到了保尔·费耶阿本德，她把 W.的手稿给费耶阿本德，并跟他讨论。W.还参加了一次费耶阿本德所在的克拉夫特小组的哲学家公共聚会。

1940/03/23 W.回到伦敦。4 月 4 日，W.回到剑桥，住在冯·赖特的房子里。4 月 25 日，W.搬进安斯康姆在牛津圣约翰街的房子

1950/10 W.和本前往挪威松恩峡湾的偏僻小屋休假，尽管 W.在此期间患上了支气管炎，回到牛津后，他仍然说“我们极享受此次逗留。”此后他曾打算再次回到挪威，也曾打算到修道院过修士生活，都由于健康状况未能如愿。

1951/02 初 W.搬到贝文医生家里。

1951/04/29 在本、安斯康姆、德鲁利等人的陪伴下，W.去世。前一天晚上，贝文妇人告诉 W.他在英格兰的好友第二天来看他。W.对她说：“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